春秋別典卷十一

魯定公 元年壬辰在位十五年周敬王十

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爲絶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荊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

臣者諫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説苑正諫篇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illegible]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廬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致死于寇闔廬一夕而十徙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二年○新書諭誠篇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有兩蛟夾其船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珪孔子曰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呂氏春秋知分篇

公叔文子爲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說苑政理篇

介之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固其免乎與仲尼同時則非晉文時之介子推可知矣總上三條年次無考恐亦楚昭之世故附之○說苑尊賢篇

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事三戰入郢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離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戰國策楚

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閒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而顧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仆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也者社稷其庶幾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戰國策楚

吳王闔廬與楚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楚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服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說苑指武篇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韓非子說林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臣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以狥于國傳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此云伏劍是子囊也襄十四年子囊伐吳敗歸而卒○說苑立節篇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子胥既伐楚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

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我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陳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陳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緡公定公八年○史記陳杞世家

子胥還軍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

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一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嫗遂取金而歸○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于隨左右問曰王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惜一踦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新書諭誠篇

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

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强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

之利矣今見封爵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敢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爲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絶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者乎非救世者也○韓詩外傳八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內納金鼎玉杯銀罇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

入非之○

齊侯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廬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廬傷之正如其言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廬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之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廬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於波秦之子夫差闔廬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以

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廬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〇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見汝矣高慶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既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子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〇說苑權謀篇

湛盧之劍惡闔廬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

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三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廬以殺王僚一名盤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托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楚昭王曰其值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值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

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行不違仁貴義尚德淸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天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

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叢子

記義篇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賫金百鎰造門請接輿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少而行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仕也遣使聘我妻曰子許之乎接輿曰夫

富貴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我許之矣妻曰我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被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所之○韓詩外傳二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于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

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直夫法哉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新序節士篇）

楚王使使奉金幣而聘孔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孔叢子記問篇）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八年陽虎出奔）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罰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迫頤門者止之曰

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斬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矣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有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淮南人間訓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王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昭王遂止 ○說苑雜言篇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

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地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說苑貴德篇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于舟中昭王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亦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天將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

跳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非獨守道而已睹物記也即得其應也○說苑辯物篇

陽虎去齊走趙九年虎以齊師伐魯弗克奔晉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于魯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大索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簡子俛而笑曰夫樹柚橘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愼所樹○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

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子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子簡子之強幾至于霸○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不動○呂氏春秋召類篇

趙簡子攻衛按傳十年簡子圍衛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援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遬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

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我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三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正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軍士乘之簡子曰與我得革車千乘也不如得行人燭過之一言○呂氏春秋貴直論

孔子爲魯司寇十年相夾谷之會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

邕○韓詩外傳八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辨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智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說苑至公篇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丘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聞而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

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孔子家語始誅篇

孔子爲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也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僻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

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人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也　說苑指武篇

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逸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市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新序雜事篇

魯國之法魯人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以適身之

行也今魯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淮南道應訓說苑政理篇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

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足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說苑政理篇

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辟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說苑政理篇

子賤爲單父宰原本與上條合爲一今分析之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苑政理篇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

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八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八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政理篇

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新序雜事篇

季子即子賤治亶父即單父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淮南道應訓

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慚曰使穴可居吾豈忍見宓子哉○新書審微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剛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

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六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乃使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以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説苑臣術篇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與敬可以攝勇寬與正可以容衆恭與潔可以親上。說苑政理篇

子路性鄙好勇力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衞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今聞此言請攝齋以受敎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以爲弟子。孔子家語好生篇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

親貧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孔子家語致思篇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

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政理篇

中行寅將亡（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邪且齊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今主君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新序雜事篇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此爲嗇夫者君子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我琴吾好佩又遺

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乃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說苑權謀篇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猶此也 ○呂氏春秋自知篇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十四年趙氏殺董安于而與智伯盟 ○說苑政理篇

終

春秋別典卷十二

魯定公十四年

吳王闔廬聞允常越王名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刎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

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禮厚幣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十四年吳伐越于檇李闔閭傷將指○史記越世家

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人臣宦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韓非子飾邪篇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為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之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

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福與禍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兄弟三人能無憂乎此條年無據詳越伐吳諸侯畏威而獻女似在勾踐兼吳之後時事也○韓詩外傳二

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事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臣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孔叢子論書篇

顏淵侍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佚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

與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也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至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歟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其窮在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御之善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新序雜事篇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

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
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
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而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
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
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
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
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
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
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圭璧使諸侯解
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懽國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
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

整兵戎以當强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伯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所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新序雜事篇

孔子至衞靈公聞而喜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史記孔子世家

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

下者反之已者也昭七年衛靈公立至哀二年始薨所輯事當係于昭定之世然事頗多今類係之定公末年○說苑政理篇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說苑權謀篇

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史記孔子世家

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

於事上也其人必不闇昧廢禮是以知之使人視之果蘧伯玉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有蘧伯玉耳今衞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列女仁智傳

靈公使伯玉於楚逢楚公子晳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晳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釁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叟之來逢子晳於濮

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晳而還之○說苑善說篇
衞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役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新序刺奢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食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歟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

已故若闔者眞惡富貴也○呂氏春秋貴生篇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衞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檻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莊子則陽篇
北宮奢爲衞靈公賦斂以爲鍾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

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其大塗者乎

○莊子山木篇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涯亦與之

爲無涯達之人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材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耶○莊子人間世篇

衞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夫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小君願見夫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夫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夫子曰吾向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頭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嘆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史記孔子世家

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淮南主術訓

趙簡子欲伐衞使史黯往覿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淮南主術訓

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復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以史鰌言告曰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搏司馬

執抱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千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之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戰戰陣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可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可鳴故曰教爲務○說苑政理篇

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公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

內劍吾將與君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趙簡子披髮杖劍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圃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四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

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韓詩外傳六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敬以遜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説苑臣術篇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

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之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民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敎爲內外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

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叢子刑論

衞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失之固道也。說苑善說篇

彌子瑕有寵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

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韓非子說難篇

靈公時彌子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掩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韓非子內儲說上

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音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

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夷施之臺平公昭十年卒靈公昭七年立此相遇或于昭八九年之間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

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君德薄不足以聽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交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

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之間晉地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韓非子十過篇

衞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君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衞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說苑反質篇

孔子出衞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觀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

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唯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猳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猳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孔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賢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韓詩外傳九

孔子之宋過匡簡子將殺陽貨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
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
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丘之過也若似陽貨則非丘之罪
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說苑雜言篇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
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
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
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
也吾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誡矣於是

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韓詩外傳九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黎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韓詩外傳九

周使伯鬻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刹者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家語文小異

夫子觀於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

以知今○孔子家語觀周篇

夫子入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言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尙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孔子家語觀周篇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也受之歡然而說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鬲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於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說苑反質篇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美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之至於此○說苑修文篇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弗復見○韓非子說林

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

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史記孔子世家 又老莊申韓列傳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巵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抑而損之曰何謂抑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亡也○淮南道應訓

楚人有證其父攘羊者國人皆直之聞於楚王楚王召而賞之辭不受國人復稱其行善而不受賞也仲尼聞之曰一事而再取名焉君子不爲也○呂氏春秋小異

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抱朴子辨問篇

齊王疾痏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

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疾王怒而不與言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遂已王大怒立命殺之太子與王后急爭不能得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呂氏春秋至忠篇按齊終春秋之世未嘗稱王此條必戰國時事不當收入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試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說苑奉使篇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吾聞之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而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解其縛而俱之楚（說苑權謀篇）

春秋別典卷十二終

春秋別典卷十三

魯哀公元年周敬王二十六年

越王降吳元年吳夫差在位二十七伐越報檇李登舟徑去終不反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陵元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返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泣泣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迴復翔兮遊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未遇兮何辜離吾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哉

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翔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

楚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楚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韓非子說林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按史記哀二年孔子如蔡吳救蔡遷於州來又云定公十二年甲辰乃陳閔公六年孔子適陳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見曰凡人爲善者天報

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何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子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歴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

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為人牧牛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有盛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鹽車非無驥狀也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

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務學端行修身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篇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而無驕也小人好樂而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戈而舞三終而出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乎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是難也

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說苑雜言篇

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

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公廟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孔叢子論書篇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以須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孔子曰何也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孔叢子記義篇

魯季孫有喪孔子弔之入門而左客次也主人以璠璵斂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斂猶之棄骸中原也徑庭

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呂氏春秋安死篇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立在二年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亦久矣而有司不治聽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政事無如膺之矣言之魯俗塗里之閭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閭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少○說苑政理篇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也夫民不知父子

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仁義之陵遲久矣能使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措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舍訟○說苑政理篇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常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且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皆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韓詩外傳三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家語致思篇 說苑雜言篇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君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新序雜事篇 韓詩外傳五
夫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其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遇難寧鬭

而死闘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心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史記孔子世家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孔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

道來故匿匿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惟君耳○孔叢子嘉言篇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搏作傅敵在前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請黃鵠舉矣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

抽損上服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新序雜事篇 韓詩外傳二
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
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也
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
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
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
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史記齊世家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
見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
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
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

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七年立○新序雜事篇）

宋圍曹不拔（七年宋圍曹）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八年宋滅曹○說苑指武篇按司馬子魚乃宋襄時人此事明見僖十九年傳非哀八年宋滅曹事也薛氏徒據說苑竟忘却左氏傳矣）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臣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財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土壤也以一土壤增太山不益其高

且爲不智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尊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七年吳徵百牢康子使子貢見太宰嚭或此其時也○說苑善說篇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實而與吾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朸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歟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十一年傳○說苑奉使篇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

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見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

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强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强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强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

亡繼絶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南蠻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

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

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

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按子貢聖門高弟必不為此此好事之言非其實也　艾陵之戰在哀十一年殺子胥在艾陵還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問策於孔子辭不知退命載而行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太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

路蹊之無綫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淚潺湲然終不能用夫子亦不仕十一年○史記孔子世家孔叢子記問篇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淸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淸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説苑正諫篇

越大飢范蠡曰吳甚富王少年智寡好須臾之名不顧後患王卑辭請糴食可得也越王乃使人請於吳吳王將與之子胥曰吳越仇讎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齊秦晉豈

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不若勿與而攻之且夫飢代事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王曰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飢餓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三年吳亦飢請於越不許乃攻之夫差爲禽哀十一年吳殺子胥十二年會橐皐十三年越入吳然則越後在吳七年間○呂氏春秋長攻篇

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史記越世家

吳王欲伐楚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於其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跗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後之患也吳王曰善乃罷兵○說苑正諫篇

西施美婦人也居苧羅山若邪溪之西故曰西子鬻薪浣紗爲世絶色嘗病心而矉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莊子天運篇越王得之厚飾以羅縠教以容止學服而使范蠡獻之於吳王吳王大說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

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子胥數諫吳王不聽將殺之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度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爾被離曰欲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按傳吳殺子胥在十一年○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吳王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夫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於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

其舍人曰必樹我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記伍子胥列傳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吾殺子胥爲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是以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臣吳王心中悷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

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宰嚭此爲二子胥也於是不誅○吳越春秋夫差內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臣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

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臣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懍乎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在哀公朝乃告老之日也凡公有問宜於此時故併附於此○新序雜事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對曰爲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曰君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也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

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哉○說苑君道篇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此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

父母貧者也○說苑政理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智焉士不信焉又多智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矣周書曰爲虎傅翼不亦殆哉○韓詩外傳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誰賢對曰衞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閒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衞

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尊賢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云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韓非子內儲說上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韓非子內儲說上

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

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此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弗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與婦人厚也○史記平原君列傳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文伯康子從兄

弟與同時○孔叢子記義篇

春秋別典卷十四

魯哀公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孔子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而火已救矣（韓非子內儲）

哀公問於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之乎孔子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

對曰昔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於樂沈酗於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而變色曰善（說苑敬慎篇）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說苑指武篇）

陳有陋人曰敦洽讎麋雄顙廣顔色如浹赬垂眼臨鼻長肘而盭心甚不仁陳侯見而悅之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言其狀惡且

告之佞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是不智也知而使是侮也侮且不智是不可不攻也遂興師伐陳○呂氏春秋遇合篇

楚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韓詩外傳一

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平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

正其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尙樂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孔叢子論書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已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

也○新序雜事篇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衞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大百里奚齊之乞者逐於齊西無以自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

立以為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於是哀公喟然而歎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敎矣○韓詩外傳八

以下數十條年歲無考姑附哀公問孔子之後

哀公問于子夏曰必學而後可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大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

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雜事篇）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讙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淮南人間訓）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君不之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

平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新序雜事篇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絶獵谷之老人張祗以受之何不告祠之從之而疾去○說苑辯物篇

衞侯輒朝於吳十一年會橐皐吳徵會於衞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諫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哀公聞之徹鐘鼓之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而有憂色公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

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行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行奈何仲尼曰君欲免之請子貢行哀公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者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

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衞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說矣。人間訓○淮南

衞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人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記義篇○孔叢子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

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桓司馬十四年作亂十一年篇太叔疾奔宋臣魋納美珠與之城鉏即此珠○呂氏春秋必己篇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十四年○新序義勇篇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新序義勇篇

田乞卒子常代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與闞止俱爲左右私相簡公田常心害闞止闞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常既弒簡公懼諸侯共誅田氏乃盡歸魯衞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國政皆歸田常於是盡誅管鮑闞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

尺以上者爲後室室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田常卒有七十餘男○史記田齊世家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則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弑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子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見傳○說苑正諫篇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說苑指武篇

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孔子而訪焉孔子曰子爲義也臣

不足以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叢子嘉言篇

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哀其名曰丹綽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貢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

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也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
乎曰是足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參偶則軾五偶則下○說苑敬慎篇
子夏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遇雨欲假
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毋為假蓋蓋
護其短也○孔子家語文小異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
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
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
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韓詩外傳二

曾子家貧食力斂衣耕野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至驕也吾豈能無畏之乎　○說苑 文小異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衞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如何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衞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以此免戮也　○孔叢子 記義篇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曰臧氏家有龜焉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

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權謀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雖欲無亡得乎○孔子家語賢君篇

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

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乎○孔叢子論義篇

孟懿子會城成周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嗁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後召爲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豈忍吾子乎○韓非子小異

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從之者三百人說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仲尼弟子朝傳　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篇

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　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淮南齊俗訓無末句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慙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也使汝以是願也○韓詩外傳二

閔損幼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

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御覽八百十九引孝子傳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家語刑政篇

孔子嘗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可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是以不願仕也○莊子讓王篇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可從矣○孔子家語入官篇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汝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得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之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

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矣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顏氏之子有之矣 ○孔子家語致思篇

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夏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學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

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韓詩外傳二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其所與居在所與謀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

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說苑權謀篇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說苑敬慎篇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天大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武伯十四年見傳○孔叢子記義篇

孟孫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

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之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孔叢子刑論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說苑雜言篇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

之世不知已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知已而干之不已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君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汚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汚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捋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已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新序節士篇 韓詩外傳一

黔婁先生死曾西往弔之見先生之屍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

西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斜之故至於此生而不斜死而斜非先生意也曾西不能應遂哭之曰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盡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西曰宜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賢明傳 曾西作曾子

春秋別典卷十五

魯哀公十五年起

芊尹文者楚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筲引而未發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楚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新序義勇篇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

孔子曰澠淄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以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鹿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列子說符篇）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與我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弒子之君而使吾從子非吾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

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新序義勇篇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新序義勇篇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閭

之願也今子假兵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今以與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新序義

勇論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

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新序義勇篇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
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
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之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
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
撞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子之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鐘乎○說苑善說篇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有憂色左
右曰一朝而兩城下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
無所於積一旦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

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列子說符篇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以是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說苑權謀篇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不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 ○列子說符篇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亂乃告子蘭子曰吾將

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說苑立節篇

楚有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爲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柰何

石乞曰申鳴者天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得行不可兩全也如此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說苑立節篇）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若何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

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千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云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新序雜事篇

子羔爲衞政刖人之足衞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

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之謂乎按左傳衞輒出奔在哀十六年子路死子羔出○說苑至公篇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在十六年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猶浸水之與天雨也按左哀十六年孔子卒○說苑貴德篇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相公曰

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史記年表宋熒惑守心在十五年○新序雜事篇

楚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

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子國白公亂後十七年見傳子西子○淮南人間訓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之救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按傳哀十九年越伐吳敗之○韓非子內儲說上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戰以頭獻王者歲十餘

人○韓非子內儲說上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晩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以不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期人知其過哉○說苑權謀篇

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進也○墨子兼愛下篇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衞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

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衞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衞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韓非子說林

隰斯彌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成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韓非子說林

陳成子謂鴟夷子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

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之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亢君之命專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說苑臣術篇

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

同憂○韓詩外傳九

鴟夷子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負傳而從之望邑子皮曰子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韓非子說林

襄子擊殺代王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主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殘之今代已亡吾將曷歸且吾聞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

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哭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懷之○列女節義傳

趙簡子病按史記簡子病在晉頃公十七年魯悼公之十年召太子曰我死已葬服衰上夏屋之山以望簡子死已葬襄子上夏屋以望代俗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歸慮所以取代先善之代君好色以其弟姊妻之所以善代者以萬故襄子謁代君請觴之合舞者置兵羽中具大金斗酒酣反斗擊之舞者操兵以鬬其妻聞之磨笄自刺故趙氏至今有磨笄反斗之號○呂氏春秋長攻篇

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帀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

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危不厄人於險使其治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請降○韓詩外傳六

佛肸以中牟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從之城有田基一作田卑亦中牟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田基爲始田基曰不可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則中牟之士終自慙矣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佛肸叛疑在十七年之前孔子未卒故論語記之○說苑立節篇

句踐已平吳傳二十二年吳亡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水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史記越世家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楚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賂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貽之○韓非子說林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

吳地王聽之遂取東國○說苑權謀篇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楚王楚王使者曰越南蠻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楚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楚王聞之披衣出謝○韓詩外傳八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如此其得

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哀二十七年見傳○說苑指武篇

智伯欲取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津梁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止○說苑權謀篇

吳赤市使於智伯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

諸侯維舟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衞吳赤市曰衞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衞人警備智伯聞之乃止○說苑復恩篇

智伯嚚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絶智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智伯嚚之見殺也謂御者曰還車返吾將死之御者曰夫子絶智伯而去之三年矣今返死之是絶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智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尙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新序義勇篇

趙襄子問於王子淮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惔而

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悋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能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〇新序雜事篇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〇說苑尊賢篇

卞莊子魯卞邑大夫也性好勇嘗刺虎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之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〇史記張儀列傳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〇荀子大略篇　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遊笑

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新序義勇篇韓詩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

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奚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亡然亦殆矣○新序刺奢篇

春秋別典卷十五終

春秋別典跋

薛氏昆弟掇拾秦漢遺書爲別典以補春秋三傳之闕所採約六百餘事說苑一書居三之一其餘雜出於大戴記韓詩外傳逸周書戰國策史記吳越春秋列女傳家語孔叢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莊列韓非呂覽淮南春秋繁露新書新序抱朴子諸書例言以內外傳家絃戸誦故不採而收晉語二條殆偶誤也書中編次先後不無倒置亦有脫漏舛錯然其用心可謂勤矣原本不注出處今爲逐條補注有一事而諸書同載者必取其字句吻合不以先後爲限有一條而兼取兩書或三書者依文之節次並注條末有事與書同而文句小異者或薛氏別有所據或以意增損則注云某書文小異

至復藁之君條以齊桓當齊景宋圍曹不拔條以宋襄當宋景顯然謬誤但附案於下不敢輒改以存其舊云錫之甫識

春秋別典跋

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藁而不幸下世郭郡公用唐祠部言亟取而序之臚其目於郡乘藝文志中公其賢於中郎遠矣顧其甫成於草創而考覈未加不無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貽好事者之惜走謂昔邱明受經作傳廣記而備言表時而記月籍令輯別以翼左乃宋摭未廣而世次乖舛曷稱別典哉故特廣閱博蒐遇有異聞輒嘌識以歸參互考訂不遺餘力焉世懸者更類殊者析刪其繁複者十一葺其闕略者十三事則咸備而罔缺序則有條而不紊案之以案三氏之遺者庶無面卬適越之嘆嗟夫躬太史者亡十篇司蘭臺者遺八表創始之難爲功自古志

之矣矧仲氏列章逢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以從事於此且又以無年何怪乎立言之罔終哉長志未信責任後人走媿纘成殫精極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若曰妄干載筆以附於作述之林則吾豈敢薛虞賓跋

暇思輯春秋別傳一書凡左氏內外傳及公羊穀粱所書概不登載於經文下別錄子史百家之言有志未逮不意薛君先得我心也別典十五卷抄撮具見苦心惟是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君名虞畿弟名虞賓其字里新通志不載莫得其詳矣康熙辛巳十月朏

竹垞老人彝尊識

咸淳遺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咸淳遺事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惟明文淵閣書目載有此書一册核其詞意疑宋之故臣遺老爲之也其書於尊崇錫命諸政典紀載頗詳並備錄學士院所行制命之詞而朝廷大政乃多闕略不載或兵火之餘收僅存之案牘排比成編歟然其遺聞瑣記多史氏之所未備雖識小之流亦足以資考訂而明鑑戒也考度宗咸淳紀號盡於十年而永樂大典載是書自即位改元迄於八年而止尚缺其後二年不知何時散佚其文字亦多脫誤不盡可讀以宋代遺編頗存舊事外間絕無傳本不可竟使之湮沒謹釐訂其文編

爲一卷備史籍之一種焉

咸淳遺事卷上

四庫全書原本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景定五年甲子春二月辛未雨土行都大火時大元世祖皇帝之至元元年也秋七月甲戌彗出柳芒角燭天長十餘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遂遭論去國已卯丞相賈似道參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書姚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祗懼宰臣奏曰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寧有闕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上疏乞罷免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輔承闕失止回天意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

賈似道亦巧辯右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卿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遂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於是羣議遂息先是都漕劉良貴浙漕吳勢卿陳堯道曹孝慶合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戶踰限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杜楮弊可以餉軍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似道遂以自己浙

西萬畝爲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孟奎以自陳投賣故朝野無敢言者初議以官品逾限田外官買之際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會四十楮不及者減價數租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三千楮將仕郎千楮校尉萬楮承信郎萬五千楮承節郎二萬楮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於是浙西六郡各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鎭江則章坰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並侯琰事各轉一官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其公田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

凡收六七斗者皆作一石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及歸附以來元無底籍田主又將止收四五斗者抵換元賣田數以致米數不敷遂成拋荒遺害農民迄今嗟怨

冬十月忠王即皇帝位是爲度宗詔以明年爲咸淳元年詔曰皇天眷佑下民而作之君王者改元視始而正其本朕以菲質獲承至尊罔不在初永爲嗣德之義悠未有艾益謹繼繩之謀蠲貢式以清化原施曠恩而導和氣內則收召衆正以立邦家之基外則撫循三軍以固封疆之守期底寧於方夏用固惎於成功率循舊章靡遑他務將更端於嗣歲因改歷以紀年永惟冲人祗適丕憲奉顯謨而纘服實同英廟之初躬達孝以盡倫爰法壽皇之制況咸平淳熙之際皆泰和

極盛之時乃輯嘉名式新紀歷庶幾咸樂利而致天下和平之福一風俗而延運祚長遠之休嘉與函生共陶聖化其以明年正月一日改爲咸淳元年赦文曰帝王統羣生實任撫綏之寄春秋正五始況承付託之初仰惟先皇丕承前烈纘緒十有三聖光紹寧宗享國四十一年遠繼仁祖子民君保事帝如臨以江海之量優容羣言以雨露之仁滲漉九有時和屢格敵難乍消日引月長久於其道蚤朝晏罷遹求厥寧聖躬莫殫于焦勞冲倓遂愆於節適興言非質其侍宸廷解帶匪遑所期日間抱弓何及詎意天摧驚聞憑几之言俾奉纘圖之重恪承皇極勤撫多方創鉅痛深且嬛嬛而在疚投艱遺大尤懔懔以弗勝惟天地之德好生惟祖宗以仁立國

矧屬君臨之初政式循覃霈之舊章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天付有家傳在予必稽謀而疾敬德父有天下歸于予惟永念而弗棄基庶能慰六軍萬姓之同心于以答中國四裔之望治尚賴忠賢碩輔文武百僚叶濟康功共扶昌運

翌日降內批曰予惟章聖嗣統之初復秦王官爵蓋太宗意而章聖克承之故濟王生前之官先皇已自追復而有未復所贈官爵乃留以遺之後人即章聖踐阼贈秦王太師中書令之典也所當繼志以慰永懷可追復元贈少師保靜鎮海軍節度使仍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秦通鑑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史彌遠矯詔廢皇子竑爲濟王而立沂王子貴誠即理宗也又理宗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

致祭又降內批曰恭稟慈訓先帝嘗欲照故太師崇獻靖王加兩鎭恩數于太師嗣榮王治命不可違也令學士院擇日宣鎖降制其制曰朕初紹丕圖恪遵慈訓棠棣孔懷之愛仰沐先皇行葦內睦之仁孰加叔父撫紹熙一時之令典有憲靖拜節之殊榮曩友則其兄恩未酬於素志今言猶在耳爰屬于眇躬如對咫顏用孚羣聽具官與芮聯暉皇極闕二字總磐元王帝弟之最尊多聞義理河間宗室之大雅獨備温文厚敘親賢時維昭著聳民瞻之赫赫莫重建旄訓公族之振振有華襲爵式相好矣禮亦宜之粤予宅揆之初追感盡倫之義承而弗德望而弗至惡乎用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庶幾達孝況承治命具有舊章是用端策涓辰揚庭渙號衮衣赤

烏仍冠槐司實甲琱戈加崇將鉞膺組不移于泮水新麾增
煥於雲安順考邦彜三公乃兼兩鎮特優宗老累朝不過數
人併衍爰田申陪奠食敢望馭貴惟以篤親於戲稽漢制之
兼郡連城用彰殊禮慨唐宗之大衾長枕能不愴懷式示蕃
釐以綏茂渥可特授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大宗
正事嗣榮王加食邑一千戸實封四百戸尊謚皇后曰皇太
后宮曰慈福太后兄謝奕封郡王姪堂塈垕皆節度使
立全氏爲皇后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全昭孫女其制曰
王位在德元所以接千歲之統后職聽內治所以刑四方之
風朕肇總乾綱儀圖坤載文王爲世子問安嘗共至于寢門
太姒嗣徽音思媚並仰承于京室全氏冲和而淑茂懿敏而

靜專闕圖史之遵動中珮環之節仰惟聖父謹擇儲妃輿懷
慈憲之家我之所自出爰得元良之配因不失其親褘褕粲
入覲之儀衿帨盛來嬪之禮天作之合人無間言而能謙抑
自將柔恭有恪寒溫隨甘旨之適夙夜期警戒之成漢觀錫
名鍾在太孫之愛唐宮臨藻增多慈母之歡朕丕紹帝圖敬
敷明則怡怡愉愉而奉太后茲惟即位之初雍雍肅肅而惠
宗公端屬御家之始翙明惕于親訓仍申諭於眇躬謂子事
父婦事姑既無違禮則男正外女正內當舉上儀加重翟以
玉笄範盤螭于金璽式遵隆旨茂建鴻名於戲朕承長樂之
顏后則佐餕于東內朕奉清廟之祀后則親蠶于北郊關雎
有正始之基葛覃爲節用之本順夫陰陽之義則家理倖于

天地之行則物宜肅基化原永綏福履可立爲皇后仍令有
司擇日備禮册命
賈似道爲山陵使護理宗梓宮渡江殯于紹興之殯宮似道
自上即位累辭相印至是遂歸紹興私第去之後三日上遣
都官牟源賚御筆宣諭促還其書曰予夜不安枕未明求衣
專俟師相歸處分萬幾之事今茲三日矣所降諭旨今差牟
源用致予意勉促師相速回宜諒深衷毋事皐緩繼以似道
未至復命陳昉再賚御筆宣促其書曰師相鎮安區夏綏撫
生民怡然泰和之世今師相舍機政而歸錦里誰與予膺鎮
安撫綏之任此豈泛泛悠悠越日與時從臣猶未有的回之
報更命陳昉親行代予勉諭師相速還朝堂至意所在幸冀

於體兩使既至越似道猶辭不已復奉表回退相印乞祠然後敢還上欲其回乃曲從之降內批曰賈似道援引故事毅然去國極力勉留累疏懇切渡江歸里其以數從臣宣召者亦既至再親筆由庚置往者日不下六七端殿從臣朝列今已八遣回闕之期未聞納祿之請隨至所賴師相力勉陳請又必以得祠爲期予亟欲師相之還朝姑爲雅志之是徇可依前太師鎮東軍節度使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令學士院降制上又遣近臣同福王至其第邀請及制書至越賈似道又奉表辭太師上復不允遣使賜御筆曰師相盛烈元勲允合維垣之顯拜高懷雅志今因宅揆而力辭陳請甚堅執謙難奪予惟成王初政方有賴于經邦周公爲師

會何嫌于作輔至勤累疏再徇陳辭雖重咈于予衷然愈成
于厚德姑仍舊品益壯賢猷式慰仰成彌深嘉歎似道奉詔
再辭乃從之將入朝聞有旨令百官班迎于郊似道又上表
固辭上望其來乃降內批從之其文曰公玆來歸朝紳迎候
羣臣有請宜遵仁廟之舊章師相力辭且援先朝之近例欲
成謙志宜徇忱辭于是似道始入朝既至有旨師相謁告日
不請歸班令閤門獨員引見似道聞命又上疏力辭上乃許
以謁告日仍舉朝儀遂降褒諭詔曰惟冲人之涼菲倚師相
以經綸洊秉台衡益隆朝棟篤前人光烈作周孚先暨乃僚
同心惟說納誨資良猷之忠告慕慶歷之盛時欲推車之必
行若和羹之相濟此開忱布公之道而集思廣益之規顧幾

務賢勞或俾嘗于謁告則疑丞佐列宜無廢于在朝嘉歎昌
言亟從來請既見乃再拜右丞相降內批曰師相忠存體國
志切愛民比造闕庭來游經幄國勢底定人心翕乎惟機
務不可以久曠朝野僉期于再入合延新命嚴肅具瞻師相
可依前太師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仍加恩令學士院日
下宣鎖

咸淳元年乙丑春正月元日御筆曰予以寡昧嗣承基緒懼德
弗類心爲憂危惟古今天下治亂各有攸召然未有用君子
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泰否二卦著此審矣要其所以爲
泰否者特小人之一往一來陰陽之一內一外其幾甚可危
也今予初服正書所謂自貽哲命之時惟有愛護善類如元

氣屏絕憸壬如邪沴庶幾自治之道因念我朝以賢立國自咸平作輿培植以來大者光明俊偉小者靖共豈弟數世流衍邦家奠安熙豐以後一起一仆汔爲奸慝所勝逮至孝宗允爲嚮意由乾道及淳熙彬彬輩出號爲極盛不惟在上者爲人物之依歸而在下者可爲儒學之表倡正人正道相爲彪炳蟬聯紹熙慶元嘉定間用之不盡皆此時涵養之功治象于此可以槩見于荷豐芑詒謀之澤環視在列罔匪俊乂實先帝簡拔以敷遺者若必待夢寐以求則澗阿空谷矣繄爾服休服采之臣尙體于意必保固凝聚而無退心必搜求薦達而無隱情必期于立政而不習於立名必勤于相屬而不致于阿附使根植壯而有益蓄之望氣類全而無可乘之隙

聞于下者皆知今日杜羣枉之門開衆正之路莫不懷忠信
厲廉隅以待舉而士大夫之習爲之丕變是亦正人心之一
機也審此則奚愧于咸淳之紀元方二祖之盛際惟于以懌
詔斥貢羨餘其文曰朕嗣臨大統承保先帝受命民爲邦本
所關務先惠養惟郡國貪殘之吏舊染汙習繭絲之取不盡
不止痛哉甚者矯虔奉貢稱曰羨餘此又借■上之名以甚
其毒者我朝自藝祖乾德之詔列聖守以爲家法朕用賚之
以警無良繼自今如贓吏之罪無所貸敢有修貢羨爲名者
以盜贓之罪罪之
上幸太學陞邵雍司馬光從祀其詔曰邵雍天挺人豪英邁
蓋世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之與周張二程俱

繼述經世書發先天奧旨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闡吾道光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眞履實踐之美爲儒宗師蓋非前代諸儒或以章句文詞得祀于學者比朕將臨辟雍因思朱熹所贊已祀其四尙遺雍光非缺典歟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獎崇

呂文德授少保制曰朕紹纂丕圖睠時英傑屬大事當一面久著績于幹方立少保曰三孤首疏恩于進列況輯瑞須朝之日乃聽鼙思帥之初爰簡剛辰誕敭列辟具官呂某沉雄有守英果無前家傳籌略于渭濱世擅勳名于江表以左護軍陳計納策下南郡以定荆州爲大司馬淸野奏功分武昌而督右郡以其苗裔念玆成功志淸漢鄂之氛埃耳洗岷峨

之悽愴據荊出益未嘗忘北方之圖首蜀尾吳亟欲重上流之勢錫之雙節整我六師足食足兵惟征惟繕敵行如鬼飲江復梗于投鞭將通于神獲醜不勞其折箠玆歲華之晏粲喜邊信之平寧朕涖政方新倚毗惟舊惟孝祖初膺于大統惟吳璘特表于殊庸黼黻在裳煥貳公之典冊瑚戈導節兼舊鎮之威儀申衍戶封陪多采邑壯矣軍容之重煌乎命秩之隆式循昭代之彝章勿替先皇之殊遇惟明于信人者善繼其志惟忠于事主者不二其心朕歷觀古人可驗今日周亞夫將兵再世迄能守節以有勳郭子儀受命先朝惟以效忠而承譽于欲固封疆之備爾思齊閥閱之勞茂對寵光益恢遠略可授少保依前職任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文

德上表固辭且乞歸田里上答之曰覽奏能體予諭不復以護送先帝靈駕爲請且爲寬顧是圖備見憂愛之切亟保之除予嗣服之初禮貌舊勳之意比已專使將旨諒已深悉又曰省所奏乞歸田里事具悉昔周元臣年九十猶秉旄鉞晉之宅牧上流者臨邊四十一載威信以久而益孚勳績以久而益茂睠我貳公之彥夙隆方面之功定江漢以告成兼益荆而用武臂指列屯之聽令精神千里之折衝朕每謂賢于長城卿乃曰未能保障憑異不伐雖嘉陳誼之高方叔壯猷難徇遜能之請秋防伊邇勉爲朕留所請宜不允文德復上表辭上又批答曰卿七年分閫一忱爲國此予所深知也近師相奏卿又結約成都之叛將及勦除大理之殘寇疇昔之

忠貫日月功高古今逾隆而愈著矣安危佩于一身其可言去來奏卷還宜體眷意文德遂始拜命

上卽位之初尤重經帷衆臣賜御筆曰予嗣大歷服惟懷永圖學于古訓乃有獲與治同道罔不興是用首闢經帷示恩先務諸賢舊從游者無非天下端士比復旁起望于時者以益所學而嘉謀啟告俾學日益而治日隆則予以懌于是殿講黃萬石禮部尚書盧鉞馬廷鸞給事中留夢炎禮部侍郎李伯玉趙汝璧皆得輪直奏事經筵各盡所學是歲上以諒陰命宰臣類試進士依廷試例賜出身有差擢阮登炳爲第一

詔陞温州改爲端安府嚴州爲建德府宜州爲慶遠府忠州

爲咸淳府

二年丙寅春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賈似道專政似道因求退相位上勉留之降御筆曰元臣碩輔惟祖宗之付予惇德精忠惟社稷以爲悅經綸萬化消伏釁陰紀綱正而君子有所依精神强而遠人知所畏既克底定遹觀厥成二闕字爲相二十六年豈曰成功卽退彦博維師書四十考又何拘滿之疑屢諭衷忱冀回冲守四封安堵而善治欲其迓續衆賢聚朝而正服欲其堅凝矧于菲涼倚重師相如漢朝慮輕而賴有德如周王思艱而惟舊人期萬年其永歡此先帝之所屬可久則賢人之德用弼相于昇平至公以天下爲心願恒保於明哲益隆柱石增耀旂常所請宜不允參政姚希

得亦上表留似道奉御筆曰輔臣列銜請留師相議論其可畏當破千載謬論之非也此與予同一愛國之心至于典禮固爲後世故事然有時異事殊不可同日語矣師相勉爲國事留而輔予以秉庶政此亦可爲後世法也願毋固執于是似道又上表乞並相上復不之許降御筆曰予先力勉師相以佐天下之重洪濟艱難先帝命元勳宅百揆示委任之專也一相經綸于上衆賢叶贊于下廟堂有翕受之公朝廷有肅和之美曩定之治敷遺後人此委任之效也奏篇遠上復以更命一相爲請予覽悚惕且並相之弊先朝訓戒昭如日星予其敢違先訓况師相守文應變之全才開忱布公之宏模謂如孤立無功何太謙乎予觀泰否消長之機惟體統一

則可以杜絕憸壬書不云乎任賢勿貳幸念先帝垂裕之謨思沖人仰成之忱勿執謙遜以一觀聽宗社生靈永永扶植師相雖勞而天下安矣所請宜不允

姚希得辭潭州安撫上不允降御筆曰省卿所奏具悉惟長沙千里之雄選以爲屏君子當夫之望用之則行卿以當代重臣爾卿碩德有馮有翼在前疑後丞之間所試所瞻皆方伯連帥之職惟重湖通川陝之氣脈九郡控蠻之咽喉於中興以來厥寄攸重遠則有珙近則有葵（京湖孟珙以寧武軍節度使致仕冀公趙葵爲武安軍節度使）率以殿帷而領藩服前修祖述夫豈考槃在澗之時美政咸賡尚體求牧與芻之意朕命惟允爾行勿遲

王爚乞解罷參政不允詔曰朕若稽祖考彝訓諭至切矣再

牘懇辭以疾尙以去爲高哉二三執政猶吾股肱其關于國體之重適著君臣一心相與喜起庶績惟熙今朕無數其康事爾惟求朕攸濟以救寧武圖功裨闕失而舉綱維勿俾徵珪專美于唐朕言已再卿其勉之沿江制置使馬光祖亦上表乞致仕上不允回御筆曰朕觀采薇車攻之詩服勤王事不敢懷歸忠臣之誼也矧商飈既高天塹當防無日不申警至于惜分陰庶克有備無患若曰保身之榮于卿則得之矣豈朕北門管鑰之意乎蹇叔之方未懲楚兵之謀始伏益懋幹方之略勿陳知止之言所請宜不允

冬十月詔行郊祀詔曰禮脩肆類大舜所以致嗣位之恭祀秩肇稱成王所以昭受命之敬朕以菲質仰紹慶基粤從遺

大以投艱惕若臨深而履薄永惟萬事於今三年常對明威敢忘先訓式克勤勞王家惟旣增修國政加璧以聘老側席以待賢杜羣枉以爲明令四方毋來獻我其夙夜亢懷濟時之思心之憂危每軫奉詔之慮疆埸曷綏而庶定年穀奚自以屢豐罔知于茲其何能淑惟天惟祖宗之畀付在上在左右之鑒觀曷揭虔于始郊以荅貺於初服念其難其愼曾微可告神明之功而有報有祈盍爲大芘黎元之地卜云日以至吉適當月而禪文顧予何言惟恐德弗類攷古之制無以卑屢尊是用哀對剛辰儀圖款謁躬齋精而殷薦命誓戒以具修惟帝字佑下民敢私祝釐歸福之美其爾典聽朕命各肩展采錯事之忱朕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款謁于南郊咨

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

太史奏十一月十六日夜月食乃改郊復下詔曰朕嗣大歷服稽古禮文敷命惟時幾益思謹憲歲祀于上下式敬在初既孚號于前期將蕆事于長至念天威之明畏常若鑒觀適月食之推占敢忘儆戒遹觀舊制嘗改始郊惟乾德上甲之肇祀蓋疑近晦隆興元日之展釆允叶履端茲參二祖之規克接三才之奧裒對孟陬之吉導迪嗣歲之和肆類而徧羣神率循帝典大報而就陽位宜用夏正載涓休辰尚迪彝訓所有南郊行禮改用來年正月一日其文武官封贈奏薦及諸軍賞給等並照隆興二年典於今年冬至日舉行

三年丁卯春正月己丑朔有事于南郊黎明肆赦其文曰朕嗣

受丕基式循彝典虞典之類于帝率惟正月上日之初周邦
之單厥心祗若昊天成命之始承懷先哲數遺沖人既付中
國民忱敉圖之匪易無疆大歴服凜持守之惟艱顧菲薄懼
弗克勝而兢業未知攸濟二紀庶定益思戒備于不虞八蜡
雖遍猶慮豐穰之難必無日不惕賴天之靈并給奏勲浸派
書宇臘霙呈瑞實兆有年適求厥寧敢曰能享載稽隆興之
詔仰法至道之規維泰時之肇禋于孟春之朔旦以大報本
式敬用休然念黍稷非馨必至治而神明感牲醴以告必嘉
德而民力存篤其裴忱惟予實意蓋常崇節儉之制廣賑貸
之仁屏遠儉壬申儆貪墨凡立政立事灼知厥若庶在宮在
廟不顯亦臨斁前人之大功乃建鴻號秩元祀之縟禮乃宿

熙壇相維辟公初見宗祖恭館奉幣長發其祥大至祼圭旣備乃奏儆一忱而對越輯衆正以伻從肅巾車五路之容涖甘泉八觚之址絢暘曦于嘉旦溢瑞氣于崇霄迪惟嚴恭庶幾宴享于是祓袞而薦鬯昇邱而燔柴合法兩儀協乾坤之交泰陟配二后昭功德之兼隆賓八卿于桂尊穆東皇于瑤席神鵠吉而高游詹星彪而殞幄燕祉皇天馮馮翼翼介壽文母怡怡愉愉迄用有成俾爾單厚飭躬奉幣以蒙嘉氣敢專鄕于蕃釐行慶施惠以及兆民盍丕承于洪造于其大賚咸予維新可大赦天下 云云 於戲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惟始和而觀治象爰建皇極敷錫五福惟好生以洽民心蓋春者德之元而祭者澤之大尙賴股肱爪牙之勵翼岳牧侯衛之

布宣永敷萬國之歡勿替億年之敬

壬辰執綏官禮部侍郎陳宗禮奉郊祀在路玉音問答錄付
史館

上幸辟雍謁先聖并侑曾子子思配享子張封陳國公并十
哲伯魚列從祀

上以郊見禮備詔有司擬上皇太后尊號丞相賈似道等擬
進壽和二字復詔有司詳具儀禮其詔曰享帝于郊祀既成
於報本介福于母德莫大于鴻名迪愛敬之丕彝侈榮懷之
鉅慶皇太后道參悠久性秉寬柔體仁靜于躬行茂實履吉
廣順惠于內治允叶坤元丕徽範以厚倫贊聖謨而與子顧
惟眇質夙荷隆恩嚴恭肆類于熙壇孚訓仰承于太極受天

佑而繩祖武惟冲菲之弗勝事地察而通神明輯休嘉之並
貺實惟保佑敢後尊崇褒四海之歡心稽累朝之盛典用申
景鑠祗上鴻稱敘疇曰壽以居先億年多祉育物以和而爲
大萬宇皆春式昭平格之功永奉怡愉之樂皇太后宜恭上
尊號曰壽和皇太后其令有司詳具儀禮上冊寶冊文曰維
咸淳三年歲次丁卯正月某日皇帝臣禥謹稽首再拜言曰
臣聞嗣宅丕后于前人莫重于嚴大報以致享聿懷多福于
上帝尤重於隆至養以推尊睠涼菲之弗勝每寅畏以自度
繄我慈極方寸之澤流于無垠錫予昌期昇長之祿同子有
載屬諏吉于元日以有事于陽垓會徽明德以薦馨時保小
心而敬事詎曰能格愈不敢康荷后皇之溥臨暨祖宗之孚

佑始為乂安百姓冀蒙嘉氣以獲豐年今已祀郊上元益推
申休而尊明號用昭積慶之本恪紓歸美之忱皇太后殿下
靜專而柔明端穆而厚裕亦莫不庶如天保之升恒無爲而
成同中庸之位育遡正始播二南之化旣垂憲貽萬世之傳
遂開景運于艱難實濟先皇之兢業漢家累治固由衣練以
稱賢周室復興端賴脫簪而有助宜揚懿于汗竹式作則于
塗椒改紀以來流徽深者謀深豐水而尤資毋訓之力娶擇
嶽山而獲同子職之供恩斯勤斯鬻以閔斯至矣盡矣不可
加矣追天全付所覆遍求厥寧越天棐忱何由而顧諟惟皇
作極何由而罍承克俾冲人率循丕式自貽哲命厥德之嗣
在初敷時繹思于父之道無改凡答揚先訓之實皆茲迪彝

教之功方今遠格邇安而治象熙內修外攘而政理飭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卿從民從是謂大同奉祀事孔昭其敢專[illegible]
于已念親恩惟厚尤當不忘于天肇舉鴻儀祇宏嘉典然極
九州之奉曷表中心必加萬世之名庶昭懿則乃詔禮氏乃
命宰臣采實徽以摛殊光篤熙厚而申景鑠以壽爲五福之
首而和乃百嘉所生裒形容之辭伸推崇之誥意存歸胙忱
寓介眉粲金相于未央奉玉卮于長樂輯是禴篇溢爲怡愉
拊瑟戛球聲既昭于物備函璧衮繡瑞畢至而光符以俾耆
艾而熾昌以成元亨而利正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上
尊號曰壽和皇太后伏惟壽和皇太后殿下渙膺鉅典深鞏
丕基慈者仁之原惟仁則壽元者一之謂惟一斯和備之則

祿名位有兼隆之等侔天地而逾久充之則聲氣形有交應之象合宇宙以長眷逆齊喬松之齡如在唐虞之際雍容懽佩允觀河清岳靜之期鞠跽稱觴同慶泉醴露甘之瑞長居太極祗奉懽顔臣禖實歡實忭稽首拜手謹言

榮王與芮進封福王黃氏封隆國夫人

賈似道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其制曰三公坐而議政莫先軍國之宏綱九經所以尊賢不奉朝廷之茂典朕仰承元老勵相我家鄉養志不違冀娛慈侍留行雖切未諭至懷若稽勳德之殊褒厥有平章之重事爰遵崇體貌誕播絲綸具官賈某心貫兩儀道高衆望安社稷以爲悅維建武之元重開陳仁義而事君蹊貞觀之言既效上追先帝之遇敬保冲人之初

簡修進良而羣枉消開忱布公而百度飭政刑明于閒暇益固本根德威成于安強寖恢疆宇曰雨曰暘之順敘宜郊宜廟之洽熙綜名實以新泰長之亨治禮樂以介坤元之壽有馮有翼永言宗祏之焉依惟孝惟忠亦既君親之兼盡迺嘉循陔之樂屢辭宅揆之繁朕惟柱石之臣可有遐心彝鼎之功盍加異數昔元祐之制治倚彥博之維垣視國爲家書四十之考服人以德懾萬里之衝其作孚先罔俾專美仍進公孤之秩特爲廊廟之遊三日一朝以便綵衣之奉多聞建事更陪廣廈之咨理內御外謀焉就之贊元體經識其大者人才進退國論否臧凡係安危舉惟裁決若時導教訓之益申以疇爵邑之恩邁昔參嶽爲今衡旦於戲國之將興尊師重

傳式隆四海之具瞻天之欲治舍我其誰懋建萬世之長策以擬任賢勿貳之績以厥主善協一之規光昭前闇永扶昌運可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葉夢鼎台垣相其制曰人位上台之象開德宜符北極次輔之聯出嘗授政朕上稽乾剛首正皇極貫維天衡既任天下之重儀圖山甫式遄東夕之請若時登庸茲乃俾乂念無論于舊學遂分理于黔黎藏於剛辰誕揚丕號具官葉某氣和而德粹識遠而謨明有公輔之才當大事而能斷多保釐之績雖小物以克勤嘗在先朝揚于二府是爲耆艾骨鯁之望允也股肱心膂之臣召于正人敢忘受業之後率時昭考爰念繼猶之初肆予思艱往求攸濟密藏彌縫之用迄底釁假

之平忠既報於原陵曰宅乃牧政遂成于青社以粒我民有嘉勤勞深切注想父臣不改朕心乃知方今建大政興太平一本春秋尊上公之義聚衆思廣忠益允賴旦夕弼厥辟之謀必左右大夫國人皆曰賢則朝廷百官遠近正于一久矣金甌之覆幡然袞衣之來每懷朕即帝位之時維公暨汝茲當爰立作相之日實帝賚予君臣遇合夫豈偶然祖宗付託庶其在此笙鏞斯叶巖石具瞻昔彥博提軍國之綱而臣光膺機衡之位有謀則就用成元祐之隆同氣相求茲推西洛之老乃延登于端揆以光紹于前修特超賜位之階仍總本兵之柄申陪多賦併衍[illegible]畲於戲先王敷求哲人是爲後嗣之輔天子動無過舉必繇右弼之吝適當四年既效之期共

翊萬世無疆之業予欲速法堯舜之道汝亦昌言予欲誕保文武之民汝其猷訓同躋于治惟暨厥心可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

留夢炎樞密使制曰朕圖功于武成務惟幾斗極一星式應天樞之象籌勝千里允咨人傑之員政途加巳試之庸使領陟久虛之選誕揚垣綍敷告大庭具官留某端重而裕和高明而密察陳堯舜之道正冠皐伊之倫魁有猷有為獨得寬大之體同愛同敬盡根忠孝之心重在本朝間于兩社蓋烈考所以燕翼子而元老所以暨乃僚一體相須四方其訓於基命宥密之地肆其靖之哲勸行仁義之言亦既效矣厥今遺采薇之戍役備車攻之修攘主善為師既謀謨于廟堂之

上爽邦由哲尚網繆于牖戶之間用集衆師爰度同德睠西樞之明跌亞右揆以同升二八深相知在秦府表留之日衆賢罔不肅有周家相遜之風精神可以折衝氣運應于亨復重我兵本若時眞儒昔曾在景祐之元序在慶歷之盛皆以英彥而冠宥庭逾追藝祖之闕用成今日之懿相尊等爾益增重于事權國庶幾乎將永清于科瑣申陪井幹眞衍主會於戲帝王之道出萬全莫先于理內以御外春秋之義大一統莫懋於遵至而邇來惟協心爲能濟謀惟長慮爲能立事務行所學以懋乃猷可特授樞密使

賈似道上表力辭太師遂改太傅供職

侍讀陳宗禮給事中包恢侍讀趙順孫危昭德並陞殿講范

東叟陞右史王應麟除禮部侍郎各以用堂恩數轉官有差
太傅平章表上十箴其略曰心爲一身之主道爲一心之主
作存道心德勝則性于德氣勝則性于氣作尊德性以位爲
憂不以天下爲樂作思艱難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作崇節儉樞機所發榮辱之主作謹言動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作審萬幾巧言如簧小雅刺之作察邇言繁纓假人春
秋譏之作惜公器酣酒爲色荒之媒作戒彝酒左道乃亂政
之門作屛異端臣似道一縷血忱因辭述意陛下不以其愚
克承觀省是臣區區追先帝之遇而報陛下之心也涓塵助
成于滄海螢爝增輝于太陽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惟聖明留
意焉上覽奏復書曰師相元勲碩德粹學鴻名以眞儒傳正

學羽儀廟堂領袖搢紳忠言嘉猷沃于朕心若無逸立政之書周公所以誨成王者惟日望之十歲來上肅容披誦正大淵奧表裏六經朕曷敢不勉謹當書紳佩服列爲屏障以代韋弦猶恐寡昧未足以進于帝王之盛更覬師相時惠藥石之言終始扶翼俾萬年其永觀是爲冲人至望敬以奏篇與無逸圖並陳座右朝夕觀覽期於躬行力踐庶克紹祖烈仍錄付史館以示朕崇重師訓之至意

賜呂文德奬諭詔曰朕懋釆薇治外之勤謹徹桑未雨之備日申儆軍實無競維人天鼓我成功所助者順茲焉韃靼竊據關城鄉稟處逼于神明忠忱衛于社稷奮鷹揚之勇卯詔辰行率虎闞之師風驅電擊我環攻而氣倍彼株困而技窮

榆塞之援莫前金湯之險遄復膚功甚駿勝勢用張巴蜀西
土之喉衿既克救定襄峽上流之唇齒尤肆窺覦恃吾有以
待之惟卿獨能平耳以身督戰先事候情百將一心凡展履
之間當任四壯三捷從枕席之上還師運奇代謀并力逐北
俾投鞭之衆遠遁而阻隘之羣一空迄奏肅清之勳深嘉捍
禦之略荆州運蜀而用武朕方覩葛亮之規模江濟出車而
告成卿尚圖召虎之事業益懋疆宇丕耀旂常文德拜詔因
上奏欲於大禮合奏換京官恩澤改授文子師夔上從其請
降御筆曰朕思文德忠勲豈在中興功臣下宜與比授而師
夔已知閤門事且屢典閑闆綽著聲稱其守漢陽實當曹世
雄閭變棄城之後委有奇節非其他保任比若祗換授京官

不但師塹積階累功竟成虛擲亦非朕所以優待忠勲之意
畀自特恩超授朝奉大夫除正郎差遣
秋八月詔申飭諸邊閫帥守曰朕夙夜惟邊是憂未嘗不日
討軍實而申儆之睠爾列閫暨于總戎守將多先帝舊臣所
與戮力戡難者平時好以衆整好以暇亦罔或不戒謀所以
稱意豈待論而後行然朕今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下況諜間
裒兇鞠頑之久欲逞志於我朕惟風寒不止數處一物不牢
俱受其弊實允賴熊羆之士干城其民用保乂于王家爾尙
一乃心力求所以事事備萬一敵人眛于一來決使之不能
颺去以雪削地喪師之恥而朕憂以寬時乃懋哉
九月詔以廣安軍改爲寧西軍

冬十月趙葵卒

十一月戊子雷賈似道上表引退其略曰臣獨念平時怗一是而衆嫉起守公法而私怨叢綿力不足以勝弊奸血忱適足以來口語熏心憂畏無歳不疾必指牖下以爲歸最後先皇帝鑒臨責切以臣之謹慮而從之者將許以終事而退擬俟有請而飈御已賓天矣哀號擗踊痛不得以身代也恭遇陛下正乾位繼離照訪落小毖之時惟當奉恤欽若一委而去其于憑几之言寧不有負是用恫身屏息以俟復土登祔之後乞此餘生歸老閑寂亦曰先帝之終陛下之始揆之臣心固已粗謂兩盡無何還越意可奉輕軒以閒居安寃袞而終老矣陛下眷意殊特召趣紛至朝紳貎使交轍于道奎札

勉諭曰每十數終復動以先帝之恩臨之以東朝之旨叔父之重將命勉督不置暨後叨授節鉞侍經之幄必謂上相印慰賜第則留京猶越也由是儆若以往無敢差池宣對未幾再覲遷播臣于是時凌兢欲仆形軀精爽皆非已所得有頃之又罹霜露之病證狀與常時殊衆醫相視愕眙自分承陊今古臣惟其故殊在于溢物盈則人厭之人盈則天厭之臣可違天而不自厭乎亟請削公師極品而陛下從之無難則聖衷固已灼見于此親疾宣問趣旨頻煩必令少安東第而後造朝又浹辰扶曳傾欹瞻覲殿陛陛下憐之而見者莫不共異之夭以攘臂下車已竊羞爲士者之笑馮婦況乎膏上肓下可不危二豎之逃秦緩乎又曰戊子之夕雷發非時其

占曰大臣專政臣豈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當懼乎臣在先
帝時屢有天時難必人事好乖之說臣亦嘗告之陛下矣今
天且厭之陛下欲不承天意得乎臣本欲更俟陛下視事之
時有謂茲若有以迫之者遂不可緩欲望聖慈亟從所請免
至再三有類具文取進止上不之允乃以來章緘之且批答
曰予恃師相如心膂非特左右手然風采猶昔駭聞篤言亟
以親筆導意茲又復來奏爲之嘆不能已又周公之詩曰恩
斯勤斯師相之勤勞于予父子者惟天惟祖宗照臨之久矣
予曩於侍側耳熟焉今又日親相勵冀期于亹亹者固不待
周公自爲之聲言也蘇轍之贊韓琦曰天之生是人也將使
之任天下之重是宜終自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

矣予每以轍爲知言今舉以方師相之勿辟師相不以予爲知己乎乃戊子之夕天若儆予爲屆祿期哀慕不寧方將與師相共圖所以側身銷變尤未可捨我而去也前書轉意未白玆覩染翰併置來奏須止嗣音幸體至意莫夢得亦上表乞罷相上不允賜詔曰朕惟雷主陽君之象也神光流于天道至教所以儆戒眇躬敬怒畏威夕惕若厲以干天和在易之震曰恐懼修省於益曰遷善改過實賴舊學良弼訓於朕志卿有協恭之謨有思職之勤若天棐忱惟旦暨奭其濟乃述必大故事引燮調之愆朕聞淳熙之詔有曰一人有過豈宜移責大臣克謹天戒迪惟祖訓是憲卿其陳善格非正朕不逮儀圖消沴導和之實飭內外治孔殷憖思時幾相飭之

義毋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咸淳遺事卷上終

咸淳遺事卷下

四年戊辰春正月

閏月戊辰大風雷雨是日楊淑妃降生皇子上乃降德音告
中外曰朕以菲質嗣宅緜區天地祐我邦家實兆無疆之業
祖宗施于孫子永垂有道之基每寅念於繼承曷克臻於蕃
衍乃歲當豐茂時屬泰亨先鳳至以應祥繋能占之叶夢積
善必有餘慶夙著天庭命吉在厥初生是膺帝祉維詔王居
門之月後烈祖流虹之辰居然誕彌允也顯相 闕 太后之樂
將修愛於綠車聳國人之觀苟備儀於朱芾夫重嗣續者禮
必具舉輯榮懷者澤必旁流豐水貽謀仁已深於數世孟春
行慶惠斯行於兆民式契驩心肆頒肴典以篤非常之祜以

覃大賚之恩降誕皇子依典禮可降德音云云於戲華封之
請祝者三胥有多男子之望皇極之錫數維五是亦作父母
之心聿同浹洽之霑共慶延洪之盛

元兵圍襄陽守臣呂文煥告急於朝詔遣高達赴援賜獎諭
曰朕惟總上卒之重護九重之嚴非有重望孰寄心膂卿以
忠義見稱督勵將士往捍上流敵愾爲多茲乃委以此任卿
其亟往勿替朕命

賈似道上表乞巡邊上不之許降御筆曰朕以涼菲統理萬
方夲惟師相一乃心德力任天下重用底于治茲覽來疏遂
以邊上之行爲請師相公忠體國靡殫於勤圖易思艱尤見
大節然師相豈可一日而輕朝廷經制西事當在廟堂自泉

流瀕以感于天下今軍國大務叢于師相之身坐運勝籌用師袵席師相平日計之熟矣謝太傅指授未嘗臨邊處置得宜千里之外應之何以踰度遠計爲辭況我朝制度未聞以辨章巡邊正不可以裴度出使比也師相其深長思之雖跬步之近亦不可舍去謹勿復請以重朕憂

葉夢鼎上表乞歸田里不允賜御筆曰師文王之大國五年必爲政于天下朕臨御願治于今五年此正天命至難諶之日民心罔常懷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中朝外敵盛衰之候一念及此凜如淵冰亟相受先帝之殊知有大臣之雅量爰自舊學登于上台儀刑百僚■羣慝辨章元老總提宏綱二三股肱協規同力延英盛夏方欲講天下之事科瑣防

秋尤宜先天下之憂含而去之誰與領此趨進有度精神煥然何嫌何疑欲解機政畏天命而悲人窮聚君子以强中國盡展所學弼予一人不但爲政于五年亦永右弼於萬世幸乎隆睠勿復再陳

詔行科舉曰國家用儒之效與三代比隆朕紹休聖緒于今五年粵若恭默之時亦既選士未遑親策茲將進於廷而問焉恭惟仁祖臨軒之初太史奏雲瑞名臣輩出施之事業碩大光明朕甚慕之先帝道久仁洽凡今宗工獻臣莫非豐水涵濡之澤燕貽我後顧惟天下之才無窮長育而新美之亦有無窮之用思昔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興賢舉能出長入治所取皆有用之實爰自以文設科視古寖異然經術詞章所

以覘濟時之蘊徒文乎哉學問粹而器識宏其文渾厚雅正實用於是乎見朕既臨雍表章儒先首崇善化以風四方矧是運維新叶于五緯聚奎之歲爾多士其必躍然興起矣盍飭操履以培其本明理義以浚其源勿事穿鑿以稱作人之實意爰有司尚亦公爾考擇明爾鑑裁俾抱負器能之士惟朕時舉庶得賢亢太平之基式允迪前人之光其率朕志無斁

冬十月上臨軒親策試進士其試題曰天下之生久矣邃古之初紹天闡繹由皇而帝由帝而王豈不同條共貫歟而其大經大本率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其事可得聞歟人有常言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廣治之在心夫自道心一語

舜以命禹實爲千萬世人主之心法根于其心發於其政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當此之時則至治已傳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大大道爲公其是之謂同歟三代聖王同得其全治之所由粹漢唐諸君同得其偏治之所由駁或粹或駁吾將安考道不行千載無善治道不明百世無真儒而孕聖人之道僅載之空言豈心法不傳而治法隨之歟惟我藝祖以何物最大質之元臣上接三聖傳心之印洞開諸門正如我心用肇造區夏丕式于後之人朕獲承至尊休德適念爲君之難望道未見顧惟萬派一宗異情同理思與守內共臻斯治然志治而未治躬化而未孚其故安在欲省賦斂而官吏胥爲民蠹是上澤壅于下流而莫之省覺也何以厚民生

姦者舞法貪者壞法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者也何以飭吏治見大夫無可使者深詔執事非不薦人才也應令者多序緒者鮮抑徼幸之門戢浮兢之俗非不正士習也而一私纓繞攘攘熙熙利往利來朕獨安取非不尊嫩屏惡也今或以隨聲是非爲公論以縱釋有罪爲可喜非不賤貴貴德也今或陰事於牟擿或常試於貢奉是人心獨未嘗古也關楮本以權錢也幣輕多姦是奉吾教不謹也今或官涎益饒有因之以爲利者矣推排本以平賦也旦暮吏來吾鄉並緣爲姦今或強宗巨室有不可問者矣興言在茲未燭厥理朕所爲祇祇兢兢夙興晨慮于今五年每下詔書凡以爲民而未有恩至豈朕之心然而千萬人之心未之或然歟心猶慊於

道故未能措時于理歟昔孝祖龍飛策士首及於循堯之道期於不下堂而治歆然於古之弗及必以綜核名實爲大務此朕家法也緊欲立治以道立道以心舉事事物物一是爲實之歸以庶幾乎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若而可今朕詳延四方之士始策于廷子大夫其據古以對靡有所隱用宏理本朕將親覽焉是歲廷對之士五百三名擢陳文龍爲第一各賜出身有差

上以邊患召沿江安撫使朱禩孫赴闕引見禩孫上殿奏事上曰卿此來專欲以蜀事付卿禩孫奏臣職在馳驅敢不東西惟命上曰當今財用甚爲可憂禩孫奏曰祖宗時以全天下事力備西北二邊渡江以後半天下事力備三邊今日又

以東南一隅之地備四邊事力可知上首肯復問曰蜀中境
土如何禩孫奏曰六十餘州今止有二十餘州所謂二十餘
州者又皆荒殘或一州而存一縣或一縣而存一鄉古人雖
一成一旅尚能祀夏未嘗有不可爲之事然曰兵曰財一無
所出內則仰望朝廷科降外則仰荊閫應援內外脈絡相通
臣方展布上曰然朕甚以蜀爲憂欲復版圖得以無負先帝
付託須卿一行禩孫曰陛下卒寧入疆土憂顧如此臣敢不
鞠躬盡瘁盡力以爲報塞至於成敗利鈍雖諸葛亮尚言不
能逆覩臣亦豈能自必惟知盡忠而已上曰雲項清居如何
禩孫奏曰項已陷併入成都今惟清居最緊要須是清居冠
去然後渠廣無憂夔路方可捍蔽上首肯曰卿爲朕一行且

晚便出命凡有申請卿可稟平章奏來朕當從行

五年己巳春正月皇子賜名降制曰受祉 闕 于子莫先名爵之榮立愛始于家莫大宮闈之慶荷皇穹之錫羡肆上聖之發祥屬逢歲龠之周爰迪邦彝之懿其頒寳冊以告昕庭皇子賜名昱體性茂淳識知岐嶷金相玉質早占碩大之祥絡襁綺齠日奉怡愉之樂惟禮有冊名於外寢更宜屏植於勝衣暨考我朝之彝昉自神祖之盛初帶䩞而祀式應于宮及在襁而封迺授以節蓋履帝之兆載夙建侯之義斯皇朕思宗廟之尊培本根之轎是用差穀旦錫嘉名言纁斯裳親秩杓星之位有僾斯革陳儀壽畛之都封國若予之初與邑介爾之祿繫累聖之澤太母之慈衍厥慶源衷時茂渥於戲親

親之重社稷茲率厥常幼幼以御家邦必授之職有俶宗廟之建尙加德器之成祇對榮懷永綏福履可授檢校太尉武安軍節度使益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

丙子葉夢鼎去國

已卯以江萬里爲左丞相其制曰國家所以興尊師而重傅冢宰所以立佐王而經邦聞昔上公迪于明訓曰若稽於祖則胥對秉于國成猗我泰陵號稱盛際三賢謀政推重德以總宏綱二八同心維名臣而居左輔瞻時求舊視昔承休聿符考卜之謀暨登厥典之望誕揚賛冊敷告大庭具官江某高卲而懷忠魁宏而迪哲其爲人好善有憂天下之風將以道覺民有思匹夫之志克篤賢人之蘊簡王聖考之知貽厥

孫謀訪予落止尙記衣冠從遊之偉再陪帷幄決勝之籌爾有嘉謀嘉猷我其立政立事上下勤恤夙夜浚明告孺子以徽言皆無逸七月之戒詔長者以理效猶神爵五鳳之時用則有成灼知厥若豈予罔克謂督弗忘成湯初年蓋已得仲氏呂尙既老盍入相有周剏元勲嘗暨於乃僚而國人亦望其來相體特勤於加旅式溢其歸義有賴於同舟實相以濟維大人之能文乃平生之素志德無朋比無援其嬌哉不倚政爲師教爲友其休焉如容旨哉乃言觀其所麗是用登之端揆贊我辨章茲乃分隸於治機總持乎權柄爰陟文階之峻同陪表海之封丕紹前聞允副茲選於戲太平之輔常思爲國以持盈有道之君能使樂用而忘老氣類合則元祐之

業可大識慮定則紹聖之禍不萌欲至萬年以遇交修之日
各秉大節務培長治之基往奮厥庸同底于道可特授金紫
光祿大夫左丞相兼樞密使依前南康郡開國公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馬廷鸞右丞相其制曰星辰象官也輔弼所以佐北斗之政
君臣同體也股肱所以成元首之功爰立聽朝率作興事咸
有一德既主善以爲師篤棐二人尙敷心而恐命賢汝惟允
於右實宜載布明綸敷于共著具官馬某行應世表德茂儒
宗仁義與王言皆本朝忠厚之懿經術斷國論有前人淳灝
之風蚤迪今猷式符昌歷祇遹文考化成以觀乎文敷遺後
人輔翼以歸諸道暨予小毖服在大僚共濟時艱用乂厥辟

風雲之會得再時幾之敕奚窮惟予立武四鄙用寧豈忘綢繆之計惟予立政三隅用穆奚謹踐假之求迺貳籌帷迺參政本職近則委寄彌大望隆故畀付甚嚴今春秋尊上公亦既任重朝夕輔台德倘賴協恭思皇我家莫盛元祐咨師嚴以大事分宰輔以繁機惟我有臣茲率厥典若時元老稱汝曰賢惟周公惟君陳所期同底于道之治舉皐陶舉伊尹茲爲不仁者之懲非正毋干其間相遜乃和之至爰登次輔兼總本兵以增秩益封以同德度義於戲開忱而布公道既會君子之貞元謀政而階太平是培國家之壽脈函其穆穆乃位贊贊曰襄惟德之明彰有常之吉惟識之裕受無疆之休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依

前鄱陽郡開國公三月庚申上旣命並相乃賜賈似道御筆
曰今朕爲師相已命並相分理機務師相可自今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此卽師相所謂留而進者也
陳韡直祕閣
九月辛酉有事于明堂升陪理宗配享禮畢上易服御紫宸
殿受百官賀黎明肆赦
賈似道等奏恭奉御筆朕恭薦初獻升陪烈考祗奉慈極愈
當尊崇合加上壽和皇太后尊號可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
臣等恭惟壽和皇太后殿下克諧內治密贊中興多壽多福
膺萬年之至養極和極順爲六合之大平方犧牲玉帛之薦
陳格神祇祖考之安樂況心存雝肅所以聖詠于詩德備正

中宜其福著于易考二經之言論并四美以推崇今恭擬增
聖福二字爲尊號更合取自聖裁于是命有司奉玉册金寶
加上尊號曰壽和聖福皇太后
楊棟侍讀學士
夏貴上表辭免沿江制置副使上不之允賜詔曰充國之爲
漢將已老而自謂亡踰廉頗之思趙人雖老而亦稱可用卿
結髮百戰賈勇三軍夙負壯猷屢收多績輒從蜀右往鎮江
干護數處風寒可無索裘之慮第二層門戶茲爲擊柝之防
亡踰老臣奚用多遜
賈似道奏乞巡邊上不許賜手詔曰朕倚師相如左右手豈
可輕去軷覽親疏所請以三月相期機務之重雖一日不可

曠況三月乎師相嚮昔宣力四方至今邊陲之民諸大將已下固已憚威服德制勝雖身在內其敢有越厥志況內外孰輕孰重朕維內撫則外寧一身而二任則擇其重者且士大夫布滿中外詩書謀師若穀也可師相一指顧間是矣何必遠役耶勿復重陳以副朕懷

冬十月己丑呂文德除少傅寧武保康軍節度使進封崇國公其制曰周以宗祀來四方之儀漢以明堂受諸神之祀迺者躬飭厥典著定其常饗帝饗親允協孝忠之則盡物盡情迄臻熙事之成惟元祐有以分邊閫而均釐紹興有以督諸將而肸餕肆敷獎策用洽舊彝具官呂其忠毅沉雄耆龐福艾王事靡盬天地可對此心我武惟揚邊圉頓落其膽于蕃

西國茲曰三孤屬以季秋禋于路寢皇矣上帝溥臨中壇戎有長轂越在外服予閱庶旄翠旌之杖則思秉節鉞之勞予登錫鸞和鈴之車則思紀旂常之績肆敵王愾饒在朕心治外可告神明敢忘加勞除封斯致孝享嘻實由多用鑒錫于國封仍申陪于邑采誕敷既施特重褒康於戲有事於文武而賜齊侯爰受之胙來旬于江漢而賜召虎載揚于休上公於五列最崇師干以三命維吉思咨景既益展壯猷可依前少傅宣武保康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判鄂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兼湖廣總領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進封崇國公加食邑八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文德拜表辭曰臣叨承聖恩分

閫十載力綿任重福過災生一病七月顧惟上流保障之重調度方殷實非可以臥理所合罄瀝忱悃仰干天聽乞賜終惠時髦俾臣俯遂休致使便醫藥以畢餘生實拜天地隆厚之賜

十有一月丁卯呂文德特除少師依舊武寧保康軍節度使進封衛國公依所乞致仕其制曰經營江漢允懷召虎之勞圖定荊襄俄告呂蒙之病若將革矣良用惕然垂車之請莫回進律之恩宜厚其頒言綍以諭廷紳具官呂某忠義本于天資智勇謂之人傑蚤從在渭符非熊非彪非虎非羆之占亦既歸周負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之望曩自大將之召拜許先帝以驅馳險阻備嘗緩急可任戰城濮次于城濮克虎牢

戍于虎牢八千捷淮泗餘衆棄甲五月渡瀘水深入不毛今則畫郊圻固封守於方城漢水之間執鞭弭屬櫜鞬於夏口武昌之上犄角此敵折衝如神用勣賢長城惟天助順取鬪告廟社不日成功朕每動鼓鼙之思深念旂常之績黃河如帶顧申誓之莫窮神武挂冠胡抗章之太遽營星未艾卓地若何是用遂爾雅懷綏其佚景孤卿之位陞以亞師列爵之封改而大夏以旌其節以介其年於戲定邊事而角巾與歸東里納侯印而加紱泉瘉博暘尚體眷勤勉親醫藥可特授少師依舊武寧保康軍節度使進封衛國公致仕食邑食實封如故

十有二月壬申朔呂文德卒遺表上上爲之慟奉旨贈太傅

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仍令戶部支賜賻贈銀絹一千兩疋
戊戌降制書曰問將無踰老臣云倚幹方之略遺奏不及家
事無忘納盡之忠宜厚恤章誕頒恩綍具官呂某一身是膽
束髮從戎計多兵權應獵遇渭濱之兆口占牋疏有撫定荆
州之勞生聚十年守衛中國士卒同其甘苦草木知其威名
錫盾瑚戈雙節掌總軍旅象車絺冕貳公是為孤卿居然護
江面之風寒俄爾告營中之星隕頁翰凋謝我心盡傷以功
名自終死且不朽而襚贈加厚禮亦宜然進之正一品之崇
干以為九京之賁隱慟知疾狀莫如前代之視衛公名曈淚
碑徒使故人之思羊祜諒其英爽歆此寵靈可特贈大傅餘
如故

六年庚午春正月詔曰繼今謹擇慈良分命牧養其有才堪選
使各表章以聞內而侍從給舍外而制總監司各舉所知務
撫其實有缺則選所舉縣令于民最近詎宜闕官比比皆然
爲病甚矣監司其亟選辟苟非其人議各官舉者罪
甲寅呂文德賜謚武忠誥曰秉節鉞制軍事久宣維翰之勞
聽鼓鼙思帥臣遽覽告終之奏蔽自朕志錫以美名具官呂
某結髮從戎奮身許國入探虎穴盛年吳下之蒙出展龍韜
晚歲渭濱之望營壘信其號令草木知其威名梯棧半空捫
參歷井舳艫千里據水斷橋在洞庭則有掩敵之功在夏口
則有益城之助扞我南國之紀寬吾西顧之憂惟能護數處
之風寒於是有十年之生聚每思相度督戰授李恕入蔡州

之方猶望汾陽果存庶回鶻知懷恩之詐將星俄隕于日慨思旣疏之以公圭之封復遂之以帝傅之秩厥推節惠可後渙頒曰武者謂禦侮以折衝曰忠者謂忘家而慮國合是二美賁于九原噫李繼隆之北伐有功始膺顯號韓世忠之中興佐命乃副徽稱尚其爽靈歆此休寵錫又進封和義郡王誥詞曰安邊在良將適中外之多艱封爵勸有功舉國家之盛典不昭眷注罔間幽明具位呂某沉毅有謀忠勇無敵挽天河而洗甲乃其夙心專方面而建麾厥有成績間關於百戰之際從容乎萬全之謀簡在先朝書於太史旣草木之威名尚在豈山河之盟誓可忘功大難酬禮有闕典爰進王封之秩以隆上郡之名和以表其全師保勝之功義以明其殉

國忘家之節萃茲二美責於九原噫撫髀以思廉頗雖莫追於既往圖形而須充國克懋勸於方來英爽猶存寵光未艾三月詔禁珠翠銷金其文曰羣臣之言崇儉者屢矣朕聽其言而行之者亦屢矣其言猶不置是不容不周思熟慮求以置身於無過之地也然必自宮掖始斯可以息人言其珠翠銷金之飾實崇儉之大者遠而藝祖以至列聖家法可考一越乎此皆禍所伏近而先帝率而從之尤表表在人耳目朕烏可不仰遵詒謀其自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臣庶之家亦宜體悉工匠犯者一如景祐之制定從重典

江萬里罷相

重修成天歷成太史局序其事上奏曰咸淳六年王正月詔太史局重修新歷成賜名成天歷重授時也聖宋繼天立極寶歷無疆自建隆應天歷之造距至于今日凡更歷十有九列聖紹承是正歷紀若稽乾象爲之損益迎送消息罔有差忒夫歷者天施地生人事之紀也治歷者以氣朔爲本立紀而推其復觀天而順其應定閏而歸其餘諏經稽傳千載可推漢志曰至朔同日謂之章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盡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凡十九歲曰章爲閏者七四章歲七十六曰蔀爲閏二十有八二十蔀歲一千五百二十曰紀三紀歲四千五百六十曰元四分歷以八十章爲紀太初歷以八十一章爲統曰統曰紀增減不同爲章則一自遠古

以來章而蔀蔀而紀紀而元而歲月日時俱復循環無窮必究其所起而後可言歷律起黃鍾歷起甲子歲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無大餘無小餘日月閏餘皆從此起章主于天九地十之合故十九年爲章數始于一故歷必起于三紀畢盡無大餘小餘之末由下而推上之數必極其初起于三紀畢盡之終由上而推下之數亦必起於三紀畢盡之始漢志曰以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是由元之始推而至於元之再建也歷數求於太遠則失之迂太近則失之淺盡十九章之一又四其章而蔀又之二十而蔀者三於四千五百六十年究章蔀元之初與復不失

之淺亦不失之迂矣章蔀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千百年計猶可運之掌上久則非巧歷所能計分至啟閉之遲速始也差於眇忽之際久則積日累月而不能正必觀天象稽中星順其所應以求氣候之正章至十九年七閏當畢蔀紀與元皆章之積二十四氣有節有中中朔相承其月爲常有節無中其月當閏自一起數天之元也因天之歷天之則也以閏歸餘天之成也天道不遠人事相貫恭惟聖主聰明憲天一似帝堯景緯清明陰陽和理迺迎日推策調歷式序以前民用其年庚午當閏日官以歷來上屬以祕書省備前泰州通判臧元震言歷以無中爲閏中在月初則前月閏是歲閏當十月越十有一月則至朔同日始與一章七閏之法合於是命

局官鄧宗文韓玉章元德劉茂祖審訂而釐正之君子以治歷明時取其革而當也故名成天實自庚午始爲將千萬年與天地相爲無窮矣臣嘗謂歷天地人之紀聖人又天地人之宗主也堯考星定閏在執中舜察文齊政在審巳孔子作春秋繫年繫月繫日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意以天道乃人事之應不可不謹也如此臣待罪北門承詔爲之序序所以更歷之意臣不佞謹再拜稽首裁瀝愚忠以備一覽

夏六月賈似道以疾上表乞閒上不允奏凡四上賜御筆曰天生師相助朕眇躬師相當以國家爲家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藥餌有閒時遊廟堂家居之樂無以異此若必釋辨章之闕而遂丙祠之奉則朕與國人何所恃賴一日二日萬

幾寧無曠弛之虞師相其念之重之丞相馬廷鸞樞密趙順孫給事中章鑑臺諫侍從宗室檢校少保節度使與缺等三十六員皆上奏乞留平章似道乃以

七年辛未春正月詔曰朕欲耆壽咸在厥服寤寐以之湯漢洪天錫屢召不至頻以老以瞶辭朕亦諒其德矣聽之輿論迺其未能諒朕之德也年高而德愈邵聽重而心實聰尙其力扶疾以副朕藥石之意仍令郡守臣以禮勉諭俾勿固辭

皇子昰進封建國公制曰發祥帝武毓秀天支日角珠庭挺生嶷嶷之質畫堂甲觀時奉愉愉之懽若稽鬍鬌之辰宜有植旄之典予授之職乃遲越於累年父尙於慈寧小卑於品秩惟名以德命爲義道以謙尊而光美哉始基詒爾多福是

用遠法祥符之正式近取紹興之徽章大微鉤陳之庭周廬以翼星紀須女之分燾然攸宜迺分金仗之班乃畀環圭之寵與之采邑實以租腴以成王室之强以表人倫之厚於戲天被爾祿闕三字迪之蕃蒙養聖功遹觀育德之茂欽承訓益迓恩榮可特授左衛上將軍進封建國公

秋九月上官渙上封事曰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玩敵夫敵情叵測變詐不常彼之爲謀何嘗一日忘我哉時出以相困多方以見揍以伺吾可乘之隙夫苟幸其乍退而不思方來之憂孰於習見而姑爲苟安之計防虞疏略備禦單虛一旦出我不意潰裂四出使吾左支右吾之不暇而天下事去矣隋人取陳其爲計曰量彼收穫之際微集士馬聲言掩襲廢

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後周謀吳議臣獻策亦謂江北可撓之地二千里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但以輕兵撓之彼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今之敵情何必異此其可玩而視之乎大抵事變之來出于創見則人情易以警接于習熟則人情易于玩警則操心危而慮患深玩則安其危而利其菑此勢之所必至也敵欲致吾之玩而不可得一或玩焉是墮其計中矣自洛師言旋敵警始烈破蕩荆襄蹂踐淮蜀江面震動國勢阽危此時此意凜凜乎朝不謀夕之憂矣我是以修浚城池申嚴備禦攻守之具多出新意而又堅壁淸野以待之故近年邊城僅僅自保然非泰山

四維長城萬里之勢也朝廷之上但見邊烽雖警未幾而自息敵騎雖來未幾而自退遂謂敵人之謀僅止此耳而不知彼計愈深後憂方大前年縱橫于安黃之境去春盤旋于舒蘄之郊曾不踰時襄又告警來則如入無人之境去則曾無後顧之憂我之將帥方以敗而爲功待其去而奏捷最是間諜不明探報不的敵已入境猶未知其所向往往探聽于避敵之人況望其知單戎萬里情乎疆場風寒蕩無限隔關隘險阻視若坦途邊民困于流離事力窘于酬應揆今事勢正如厝火積薪之下遇風中流之時苟非日夜警惕殫智畢力以爲拓裏撐表之計則隋周之謀彼將逞于我可不念哉今日守邊之務固非一端而其大者有三焉一曰固江防長江

國之門戶也天限南北賴有此險每歲哨騎之來徑至江濱江北諸路閉門自守無復藩籬之衛幸而敵謀止是擄掠萬一果有他志重兵臨江內地寧不震恐乎如京口如龍灣如采石舟師粗整尚堪調用池陽而上大槩疏鹵每隘不過二三千人船三四隻見之使人寒心卒有警急安能拒敵乎近令上下三流措置遊擊一軍固得古人游兵循江上下勦擊之意漢陽地口漸成規模然地分闊遠赴援艮難兵船單寡且慮抽調謂宜將沿江閑慢隘口人船併歸緊要隘分俾之防託一處有警則令旁近隘分併力救禦更宜行下制閫相度上流事體不可苟簡塞責如或人船欠闕作急區處務要緩急可恃庶幾上流氣勢增壯首尾犄角而江面可保矣二

曰強兵力兵者國之爪牙也本朝恃兵立國東南財賦大半耗於養兵尺籍伍符其數非不多也姑以兩淮言之官兵不下十七八萬每年防邊又調江上諸軍以赴之而常有數布不周之慮蓋緣嘉定以來州縣往往增築城壁自謂備禦密於先朝而不知備多力分反貽後患而況冗占既多虛籍不補終歲役使不休平時無以養銳一旦有警乃欲責其先登陷陣之勇可乎宜嚴督制閫招塡缺額痛革役占精於簡練撫以恩意仍於中選一二萬人作一大屯專爲策應之用至如諸地流民亦可團結強壯以助聲勢庶幾兵力稍振而攻守可恃矣三曰儲帥才帥閫國之藩翰也故將軍之遺禮重推轂良將之擇恃以安邊其責可謂重矣非有文武全材之

望志慮忠純之人不在茲選是故有光弼以代子儀則氣色爲之精明有仲淹以代范雍則西賊爲之破膽用得其人則必能討軍實厲將士必能運帷籌必能護保障一或非才寧不敗迺公事耶今之分閫于外者固不乏人而二矛重弓之備不可不早圖也謂宜平居無事須思儲待內而侍從臺諫外而藩臣各許薦舉如得深沈有謀之士曉暢軍事之人或置在上流或使鎮江面付以事任試其材能以爲登壇授鉞之備庶幾緩急有人惟上所使亦不至仰勤拊髀之思矣江防固則根本安兵力强則聲勢壯帥才得則事功集外治之事莫切於此皆今日之所當加意者也恭惟藝祖皇帝躬擐甲冑肇造區夏高祖皇帝匹馬渡江克濟中興訪籌策於風

雪盛寒之時閲邊報於夜分已寢之後艱難辛苦以爲子孫萬世之計其所望於陛下者深矣可不焦心勞思慄慄危懼以保有金甌之業哉今日君臣上下非不以憂邊爲職而未免視爲常程嘗聽內有長江之言而幸以自寬厭聞事勢危迫之語而詆以譬敵樞庭本兵之地屬掾久而不除除而未至是豈祖宗別置廳事以議邊事之意乎二三大臣每日上殿不過對細事數條而退是豈祖宗開天章召問禦邊大畧之意乎幸苟安之歲月無靠實之規模日玩一日歲玩一歲竊恐他日之患或出于防慮之所不及豈不大可畏哉臣願陛下日與二三大臣留意邊事共惜分陰如立課程亟圖實政常若禍至之無日凜然大敵之在前念念在茲事事有備

敵雖强不足爲吾患矣

是歲上試進士張鎮孫以下賜出身有差御製詩賜之詩曰臨軒再策匪虚文要語詒謀敢勿遵昭假天心惟致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對來譽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有儒珍

九月己巳全皇后降生皇子羣臣稱賀

詔淮西催造戰船上又以襄圍未解遣殿前指揮使范文虎帥師赴援

十有二月夫人俞氏降生皇子

八年壬申春詔曰朕惟有虞之時明功實以定德公執量以程能官於其職者蓋終身不易而考察之法必於三載之後又

積而三之至九載始進其有功者而其不能者退之茲萬世不易之典漢之爲吏者長子孫亦有遺意朕既未能法於古而博聚賢儁制官授職甚有望焉比年吏習日偷人懷一切怠忽荒政乃罔攸畏豈獨無一心勞職不懈于位如古之人哉咎在夫計日待遷而任事之日淺也夫任事日淺則功不能成計日待遷則人無固心以無固心之人而乏之功能之可紀博觀内外胡可謂治天下之情樂進陟而苦留滯僅習其事乃未克究則又望而之他於是吏胥習玩益得以執其柄而復有取足於願欲惟恐去之爲急私爾忘公既不可以訓雖欲任之其能久乎終亦相率而爲僞也若稽祖武自藝祖有罷歲月序遷之制列聖相承一是不越如任中丞者十二

年班尚書者十年典誥命者二十餘年居經筵三司者各十餘年守齊州者十七年前後守西山者二十餘年守河北者亦如之蓋不可一二數也嘉祐有察能久其官者元祐有再任乃陞一職資序之法以至紹興九年隆興元年之詔可謂深切著明當是時人無留滯之歎國享得人之效何其盛也茲當正歲卒作興事繼今內而郎曹外而牧守以上更不數易以廣實政厥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固無嫌於久也凡未顯擢者固不以此限否爾有位咸知朕意

夏馬廷鸞罷相

秋九月祀明堂詔曰崇節儉而國用猶屈斥貪殘而民瘼未蘇壁壘相持蟣虱生于介冑運營人戍牛馬疲于轉輸深惻

于懷未燭厥理匪籍高穹之祐曷臻廣宇之安卜用辛之吉
旣有典常戒先甲之期罔不祇肅我將我享亦惟洽內外而
始憂勤有報有祈庶幾去災害而來福祉朕以今年九月有
事於明堂咨而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
是歲賈似道爲大禮使胡美人之兄胡顯祖帶御器械爲太
常理直儹宿太廟之翌日壬戌質明上將升玉輅大雨如注
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遥子典故上聞上于是冒雨
乘逍遥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
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卽出嘉會門
待罪於浙江亭上遣中使降御筆勉留之曰廼者用卒大報
款原廟祼大室氣景晏温神祇祖考之安樂于此可驗暨將

祀事于總章質明而雨俄卽開霽至躬執圭幣以展孝思星
月明潔天宇肅清神既介享端闈昕御澤霈霶流朕方歸福
東朝以奉怡愉之樂忽覽奏牘師相乃以遇雨引咎翩然出
關駭愕徬徨罔知所指乃若避法駕而不御此朕所以盡寅
畏之實而不害其爲熙成矣師相豈可借以言去耶其勉爲
朕留似道乞去不已三降御筆勉留仍鐫罷胡顯祖官及出
其妹胡美人付妙淨寺爲尼似道乃還朝次日羣臣稱賀上
曰合宮蕆事上天孚佑此皆二三大臣顯相之功似道奏曰
熙事告成玆蓋陛下聖德格天所致臣使領失職禮合引去
陛下不惟赦之復使之留上曰朕爲小人所誤今幸師相肯
留似道復奏曰臣深慮累犯天威之不可貸又以恩眷有加

强顔就列糜捐以報實惟素心保全末路更祈勿替最是赫然天斷勇決無疑使却略之譏轉而爲合辭之贊臣以爲擬姦罔上之誅正于一時去讒遠色之德垂于萬世有君若此誰忍負之上亦再三遜謝而罷

咸淳遺事卷下終